福泽谕吉与日本“脱亚入欧”

日元的货币单位很小，有些像意大利原来的货币单位里拉，1美元等于上百日元，在日本买起东西来，通常是几千几千地花，心理上挺过瘾。

一般国家的纸币上，都是印着开国之父或历史名君的头像，但日本却有些特别，在1 000日元的纸币上，印着有日本“国民作家”之称的一代文豪夏目漱石（1867~1916年）穿西装的头像。夏目漱石的成名处女作是《我是猫》，这部长篇小说构思奇特，匠心独具，以幽默与讽刺为主要特征，由一只被拟人化的善于思索、乐于议论又富于正义感的猫担任叙述者与评论者，通过这只猫的眼睛，俯视日本当时的社会与20世纪所谓现代文明的大潮，并以连珠般的妙语警句极尽嬉笑怒骂，化嘲笑为利刃，直刺向“恃众凭势，胡作非为”的拜金主义。鲁迅曾以“轻快洒脱，富于机智”评价该作品。日本最大面值的钞票是万元大钞，上面印的头像是穿和服的福泽谕吉（1834~1901年），即我所在的庆应大学的创始人。庆应大学的师生曾多次拿着万元大钞，以自豪的神情向我介绍他们的校父。我则调侃地说，看来庆应大学始终掌握着日本的金融命脉。

福泽谕吉生于日本一个下级武士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汉学家。受父亲影响，福泽谕吉熟知孔孟等儒家名著和中国历史，青年时代在长崎学习荷兰文。曾在大阪师从著名兰学家绪方洪庵，并成为优秀的兰学学生。福泽谕吉在26~34岁的时候，三次出访欧洲和美国，并将在欧美的所见所闻写成《西洋事情》、《西洋导游》和《西洋衣食住》等书。这三本书轰动一时，影响甚大。福泽谕吉目睹了欧美国家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坚船利炮、富国强兵和工商繁荣，也反思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封建主义的相继没落，遂萌生“脱亚入欧”的思想。福泽谕吉在其所著《文明论概略》中说：“如果想使日本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福泽谕吉还在报纸上发表《脱亚论》文章，主张日本“所奉行的主义，唯在脱亚二字。我日本之国土虽居于亚细亚之东部，然其国民精神却已脱离亚细亚之固陋，而转向西洋文明”。他还呼吁说：“我国不可狐疑，与其坐等邻邦之进，退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号称明治三杰之一的福泽谕吉为日本选择的振兴之路，就是摆脱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进而使日本成为欧洲型的民族国家。

福泽谕吉有点像中国康有为式的人物，是近代维新派的精神领袖。19世纪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日本近代思想家，推动和促成了“明治维新”，也奠定了日本实行一个多世纪的脱亚入欧国策的思想理论基础。日本的“明治维新”与中国的“戊戌变法”在时间、变法取向、主导思想上都非常相像。“明治维新”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初叶，“戊戌变法”发生在19世纪90年代末叶，其先导运动“洋务运动”则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初叶。“明治维新”的那些改革措施，如废藩置县，摧毁封建制度，成立新的常备军，实行全民教育，统一货币等等，其实远不如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六书》中的制度设计周密。中国光绪皇帝虽然也发布了《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图新，但最终慈禧太后政变后发布训政谕旨，变法流产，前后只持续了103天。“百日维新”的失败，表面看似乎是一个中国老太婆改变了中国此后的方向和命运，其实是有深层社会原因的。

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就是倡导“全面西化”，这种取向，实际上也是戊戌变法派精神领袖们骨子里的东西。但中国与日本不同的是，封建制度根基太深太久，这种制度已经发展到它自身极精制和极完备的地步，不改变它已经无法与时代共同发展，要改变它又必然触及那些深层的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这就好比旧时单身娶亲、妻丧续弦或者只是纳妾，都比较好办，但若喜新厌旧、休妻另娶，问题就复杂了。好比在废墟上另起高楼，相对容易，但要把已经建好的楼房推倒重来，谈何容易。所以中国骨子里也想全盘西化的戊戌维新领袖，实际上为了操作的可能性，与“洋务派”一样，也是“中体西用”。中国当时主流的“中体西用”话语和实践与日本维新派“脱亚入欧”的“西体日用”，其实不是思想观念上的差异，而是思想观念背后的那个制度基础和利益格局的差异。

日本是一个孤悬于太平洋上的群岛国家，位于东方世界的最东方。在世界新航路开辟以前，日本与远在亚欧大路西面的西方文明几乎没有任何接触和联系。在历史上，日本也曾实行过闭关锁国政策，且比中国的“锁国令”早颁行10多年。1633年，德川幕府由于害怕西方枪炮，同时也担心宣传“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天主教涌入会威胁和动摇其封建统治，颁布了以“禁止日本人与西方人贸易”为主要内容的“锁国令”。但日本的“锁国令”有一个例外的保留，即特许日本人与中国、荷兰人在九州长崎附近的种子岛通商，并允许荷兰人在种子岛长期生活居住。几代日本人从荷兰人那里获得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和近代科学技术知识，即所谓“兰学”，为日本在19世纪的“明治维新”播下了种子，长崎因此成为日本人了解世界的窗口和培养通晓时代先进科学知识和社会制度人才的摇篮。

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曾派40人的庞大使团到欧美12国考察，亲眼所见那些快捷的蒸汽机的火车、高效率的纺织机械、奇妙的电报电话、无坚不摧的炮船枪弹，让日本考察者“始惊、次醉、终狂”。

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使日本人不仅感到日本乃至整个东方在世界上大大地落后了，为了不沦为殖民地，必须全面学习西方，“脱亚入欧”。

这样，19世纪下半叶，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日本近代思想家，推动和促成了“明治维新”，也奠定了日本实行一个多世纪的“脱亚入欧”国策的思想理论基础。日本的这个转折点，也成为中日后来发展路线的分水岭。

日本作为孤悬岛国，发展经济的自然资源非常贫乏。日本经济能够迅速崛起，并能获得今日经济实力仅次于美国的骄人成就，这的确是世界近现代史上的一个奇迹，并树立了一个“脱亚入欧”的成功典范。

“脱亚入欧”，用老百姓的粗话说，就是“傍大款”，所谓富贵有远朋，家寒无近友。日本的成功，使“脱亚入欧”像一个梦想一样充满魔力，成为至今仍在游荡的神灵。

摘自《重新崛起的日本》

从拿破仑回归雨果

林 达

拿破仑死后，有一个时期法国人不愿意想起拿破仑。与其说是政治原因，还不如说是征服的狂热过去后，每家每户对战死亲人的怀念，变得刺痛而具体。那么，一个国家的上百万战争受难者，巨大的生命牺牲代价，要多长时间才能够把这样的伤痛抹去呢？对于健忘的人类，短则10年，长则20年就可以了。

1840年底，在拿破仑去世19年之后，那百万孤魂野鬼依然游荡在昔日战场，他们也许还是一些老人梦中流着眼泪去伸手触摸的孩子。可是，对于新一代成长起来的法国人，他们已经是被抹去的历史尘土。而伟人，却因传奇而再生。已经到了拿破仑“荣归故里”的时候了。

迎回拿破仑的法国当政者，是路易·菲力普国王。他的当政，是另一场被称为“七月革命”的武装夺权的结果，当然，这还不是法国的最后一场革命。雄壮的凯旋门刚刚完工几年，香榭丽舍大道挤满了迎接拿破仑的巴黎人。送葬的队伍是声势浩大的，而对于拿破仑的大军，他是孤身返乡。当他在灵柩中独自穿过凯旋门，耳边响起“皇帝万岁”的呼喊时，不知拿破仑是否想到，这个凯旋门，原本是他在奥斯特利茨战场上，留给士兵们的一个虚幻荣光的许诺。

拿破仑的灵柩，走的就是我们今天走过的这条路线，只是两边的景色和今天完全不同。香榭丽舍当然还远没有那么摩登，大宫小宫是60年后的1900年才建造的，亚历山大三世大桥，也是在差不多的时候才建造起来。这座桥是以俄国的皇帝命名的，这位沙皇曾经亲自赶来，为大桥安放了奠基石。他的爷爷就是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中，败给了拿破仑的亚历山大一世。时过境迁，俄国和法国已经结盟，大桥的命名，就是为了纪念他所建立的这个俄法联盟的。

拿破仑被安葬在荣军院的穹顶教堂，今天，这里是又一个需要买门票才能进去看一眼的地方。这是墓葬设计的经典作品，确实非常值得一看。按说它也是地宫墓葬的形式，可是，设计师显然巧妙地打破了传统的构造，在安放棺木的位置，打通了地面与地宫的楼层阻隔。拿破仑墓不再给人以阴冷的感觉，肃穆的沉淀和光荣的上升，都以法国人特有的艺术方式，完美地得到了表达和兼顾。

在拿破仑的灵柩穿过凯旋门的45年之后，这个似乎是专为武士建造的凯旋门下，第一次举行了一个作家的葬礼，他就是维克多·雨果。这一天，全法国举国致哀。也许，这是从大革命以来，法国人第一次全体静默，第一次有机会共同反省和思索。

雨果笔下的大革命，是矛盾的，显然可以从中看到雨果的心灵挣扎。在《九三年》里，他列举着旧制度的残酷和不公正，列举着大革命对旧制度的改变，也列举着同时发生的大革命的恐怖和残忍。这一切都集中地、典型化地堆积在一起，似乎使人们无所适从。但是在法国，这是无数人看到的事实，这是无数学者列举过的事实。这似乎是作为文学家的雨果也没有能力解决的悖论。然而，是雨果，第一次把善和人性作为社会进步的衡量尺度，放在了法国人面前。

在雨果的一部部作品中，站在最受瞩目位置的，是弱者，是没有阶级、地位、血缘、道德等任何附加条件的弱者。他把社会如何对待弱者作为一个社会是否进步的标志，放在了世界面前。

45年前，巴黎人倾城而出为其送行，经过凯旋门下的，还是一个站在云端的“伟人”；45年后，他们相随送过凯旋门的，是为法国所有弱者呐喊的一个作家。几千年欧洲文明的积累，才最后在法国完成这样一个转变。

从这一天起，法国人终于明白，不是因为有了拿破仑，而是因为有了雨果，巴黎才得救了，法国才得救了

摘自《读者》

一句玩笑，惨遭杀害（外一则）

东晋时期，有一位皇帝叫司马曜。一天晚上，司马曜和自己最为宠爱的张贵人饮酒取乐。酒过三巡，司马曜望着身边这些载歌载舞、年轻貌美的宫娥侍婢，笑嘻嘻地对张贵人说：“跟她们相比，以你的年纪都该被废掉啦！”张贵人被宠爱多年，整天与皇帝过着不知白天黑夜的日子，听了这句话她心里咯噔一下，非常害怕，心想：人们都说酒后吐真言，皇帝看来是嫌自己年老色衰，想废掉自己了。于是，她决定提前下手，省得让自己老死冷宫。

这天晚上，司马曜喝得酩酊大醉后，张贵人把他搀到偏殿。确认司马曜睡熟了以后，张贵人命自己的心腹宫女拿来一床被子，猛地捂到司马曜的头上，将他活活闷死。

因为自己的一句戏言，年仅35岁的司马曜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死于宠妃之手。

一个请求，使臣转危为安

古时候，在我国西域地区，某个小国有这样一项风俗：任何人在国王的宴席上都不能翻动菜肴，只能吃上面那部分；否则就是侮辱国王，要被杀头。

一次，一位邻国使臣来访，国王非常热情地设宴招待。宴会开始后，侍者端上一条盖着香料的鱼。使者不知规矩，吃着吃着就把鱼翻了过来。大臣们见了，齐声喊道：“陛下，您遭到了侮辱必须马上处死他！”国王叹了口气，对使臣说：“你听见了吗？如果我不处死你，难以服众。不过，念你是邻国使臣，不知我国习俗，我准许你在临死前提个请求，我一定照办。”

使臣想了想说：“我希望在临死之前，让每一个看见我翻转鱼的人都挖去双眼。”大臣们听后面面相觑，然后一个个站起来，纷纷发誓说自己什么也没看见，因此不应该被挖掉双眼。这时，使臣微笑着说：“既然没人看见我翻动那条鱼，为什么要处死我呢？”国王和大臣们没办法，只好招呼使臣继续吃饭。凭着一句机智的请求，使臣转危为安。

摘自《演讲与口才》

遥远的炊烟

鲁先圣

只要在乡村生活过，有谁不怀念村庄上空那袅袅升起的炊烟？袅袅的炊烟里，有母亲的呼唤，有奶奶的目光，也有父亲洪钟般的声音。

有多久没有看到过炊烟了？城市里没有炊烟，城市里用的是煤气液化气，即使有了些许的炊烟，也是有害的气体，是不会让人留恋的。况且，城市里的人们，也没有时间留意炊烟，大家都匆匆忙忙，谁会有时间在意稍纵即逝的炊烟？炊烟只属于宁静的乡村，只属于浑厚的黄土地。

只有当停下了人生脚步的时候，只有当心灵归于一份淡雅和安静的时候，那袅袅的炊烟才会从久远的记忆中升起来，瞬间就弥漫了你整个的心灵。

对于有着乡村生活经历的人们来说，童年的时候，炊烟是娘做好的可口的饭菜。伙伴们成群结队去村外的田野里玩耍，去村头的小河里嬉戏。兴致起来，忘记了时间，忘记了回家。这个时候不知道谁说一声，我家房顶上没有烟了，娘做好饭了。大家立刻都齐刷刷地把目光投向村里，纷纷寻找自己家的房顶。不久前还袅袅升起着的炊烟，都已经渐渐散尽了，娘把饭做好了。大家自然都收了心，赶快追逐着跑向村里，跑回自己的家里，那里有娘可口的饭菜等着啊。再不回家，娘就要到村口呼唤儿子了。

炊烟是汉子们心底的温暖。大阳升起来了，汉子们赶着牲口，拉着牛车，说说笑笑地到村外的田地里劳作。到了中午了，汉子们累了的时候，村里的炊烟也升起来了。这个时候，大家纷纷卸下牲口，在地头坐下，点上一支烟，大家的目光都会朝向通往村里的小路。那条小路上，渐渐地，成群结队的妇女，提着饭菜从村里的炊烟里走来了。汉子们的疲劳消失了，那不尽的温暖扑面而来了。

炊烟就是远行的游子心中的家园。不论到了天南海北还是在都市庙堂，不论你名满天下还是腰缠万贯，最让你动心的，一定是故乡茅屋上升起的那袅袅炊烟啊。不论你遭受了多么深重的重创，那随风飘浮的缕缕炊烟，顷刻之间就把你隐藏在了无边的温暖里。

当我们忆起年迈的母亲，母亲的身影多半是在炊烟里。有多少回啊，当我们从野外回到家里，当我们喊娘的时候，母亲的身影正在炊烟里忙碌。我们的姐妹呢？她们的身影在灶前的火洞边，把小辫子甩在身后，正往炉膛里填着玉米和高粱秸秆。

我突然间想起人烟这个词。人烟，就一定是人间烟火，也就是指炊烟了，在千里荒漠的孤独中旅行的人，在浩瀚无边的大海中航行的人，突然看到地平线上升起的袅袅炊烟，会激动得热泪盈眶，那是看到了人间的信号。所有漫漫孤旅的寂寞和苍凉，所有长途跋涉的疲惫和恐惧，瞬间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没有风的时候，炊烟是一棵树，从家里的灶房里生长起来，然后与全村的树聚合成一棵参天大树。有风的时候就不同了；炊烟刚刚冒上房顶，就迅速汇集一片，变成一片片灰色的云，飘浮到村庄的上空，最后都消失到无边的旷野里。其实，不论是有风的时候还是无风的时候，乡村上空的炊烟都是一幅动人的画卷，像飞流直下的瀑布，像艳丽多彩的锦缎，像婀娜多姿的少女，像飘忽散淡的烟霞。可是炊烟与画卷又不同，因为炊烟里还有麦子的香味，更有母亲殷殷的目光。

摘自《青年文摘》

石板路上踏过的青春

骆非翔

他作为教育局的年轻职工，被安排去川西的贫困地区考察。他坐了一天一夜的车，从大巴转到小巴，再从小巴转到马车，再走了两个多小时的山路，终于来到了一座大山的山口，这个山口通往的地方就是他要去的村子。

村长已经带人在那里等他了。见到他，村长连忙上去和他半拥着握手，说“陈老师，欢迎您来到我们芈托村！”

村长引他上了一条去村子的山路，道路上铺着平平整整的石板。村长指着这路说：“这路是同学们为了欢迎您的到来，特意翻修的。”“为了欢迎我，把路都重修了？”他惊讶了。村长憨实地说：“是啊！我们村子三年没有来过老师了。”

他，只不过是一个来考察的老师，孩子们却为他翻修了整整一条山路。

在那条路上走了很久，他们终于走到了学校。

他进了破陋的校门，在那几乎废弃的操场上，他看到孩子们已经排好了迎接他。他一进来，孩子们全都敬起了礼。他随着村长来到孩子们面前，村长大声说道：“同学们，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新来的陈老师，从明天开始，你们又可以上学了！”

孩子们热烈的掌声猛地响了起来。只有他，呆呆地看着村长，他拉着村长的手轻声说：“村长，我不是来教书的，是来考察的。”

村长愣了，问：“您不是上级派来支教的吗？”他掏出介绍信递给村长说：“我是来考察的，不是来支教的！”村长看着信，脸色顿时凝重起来。由于消息传达失误，乡里把他说成了来支教的老师，村里的老老小小都要空欢喜一场了。村长沉默了一会，对他说：“陈老师，既然您来了，我还是想请您利用考察的这几天时间，给孩子们上几课吧，可以把？”他欣然答应了。

那三天，他就在破陋的教师里为孩子们上课，从早上到下午，再到晚上，没有一个学生离开。孩子们的饭菜都是家长们送来的，他们不想让孩子们错过任何一个可以学到知识的机会。

三天过去了。因为要赶车，在那个寒冷的凌晨，他开始打点行囊。村里的大人拉着小孩都来送他，有一个叫格吉的孩子用幼小而有力的肩膀扛起了他的行李。他走在那新修的石板路上，心里满是愧疚和忧伤。村长带着孩子们一直把他送到山口，他从小格吉的手中接过包，低声对村长说：“我只教了三天书，这样的盛情实在受之有愧啊！”

村长还是那样憨实，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孩子们送你就是送自己的父亲！”

他的眼睛湿润了，他独自打着手电走了，再也不敢回头。走了很长很长的路时，猛然听到后面传来脚步声，他用手电照去，不由得一惊，居然是小格吉。他问：“格吉，你怎么跟来了？”格吉轻声地说：“我只是想送送您。”他挥手说：“别送了，你回去吧。”格吉又说：“我还是送送老师吧，路上有狼，上次要来的老师就是走到这条路上，遇到了狼，被吓回去了。”他心中猛地一抽，他知道，很多因为吃不了苦从支教前线退却下来的老师，总是编出许多虚伪而又幼稚的理由来搪塞，然而单纯的孩子们居然都相信了。他搂住小格吉说：“你送完老师，不就要一个人回去了吗？你就不怕狼吗？”格吉愣了一下，半天才吞吞吐吐说：“怕。可是，我们更怕老师不回来了。”

他也愣了。

就在那一刻，他的眼眶再一次湿润了。面对这个纯真的孩子，他突然决定改变主意。

他一把搂住小格吉说：“既然你怕，那老师就陪你回去吧！”

格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老师，您不走了吗？”

他含泪微笑着，坚定地说：“不走了！”

就这样，他重新踏上了那条为他重修的石板路，在那片荒凉的土地上留了下来，支教整整三年。

摘自《青年博览》

少女的脆弱自尊

红 粉

第一次给男孩写情书是16岁。放下所谓的面子去追求并不可怕，甚至被拒绝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因为某些原因，这件事被传遍朋友圈子。现在想来，年轻时的心是多么的柔软和脆弱啊。在那个年代，几乎是一种本能的或者说潜移默化根深蒂固的意识，女孩子在爱情里要矜持，要被动，主动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这件事被广为传播，带给我的心理负担远远比得不到一个喜欢的男子的爱要深得多。

我的自尊被深深地伤害了。那是一种在所有人面前被撕开隐私的疼痛与一种被女孩不能主动这一种观念所引起的羞耻感，是这两种感觉交织起来的恐惧与愤怒。其次是对于我的自信的摧毁。几乎出于一种本能，我在心里暗暗地把自己与捕风捉影听来的喜欢他的女孩子比较，结果当然很挫败。因为他很优秀，喜欢他的女孩子很多。而这些女孩里，自然有比我聪明的漂亮的成绩优异的。

我的学业也因此受到很大影响。我当时上的是一所重点高中，对于成绩的焦躁，对于能否考上大学的担心，对于不可知的未来的惶恐……这些在当时一起形成一种巨大的焦虑感，笼罩在心头，挥之不去。

而我的惶恐与焦虑，表现为一种巨大的沉默。一个人坐在角落里暗自反复咀嚼这些伤痛时，我开始了艰难地一个人努力找回自尊和自信的过程。

当时我有一个比较幼稚的思想，固执地认为是自己不够优秀才使他不喜欢我。于是我拿来一张纸，写下了自己的所有我认为不能得到他喜欢的缺点：成绩差，不够美丽，不够苗条，不够聪明……

于是，我开始照着这个方向去修正自己的人生。然而，在高中时代，我失败了。

后来的后来，我总结了一下原因，大概因为当时所处的紧张的学习环境，并没有谁来关注一个孩子的心理成长，我一个人盲目地自以为是地努力而收效甚微。并且最为郁闷的是，我还喜欢着他。这种单相思的感觉非常折磨人，以至于让我不能专心学业，并迅速破灭了我要成为年级第一的想法，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挫败的心情和对自己的否定。

上了大学，远离了那个压抑窒息的环境，于是，我首先以一种毫无理智的拼命学习来证明自己。大学生活比较松散，这种疯狂的对学习的热情让我很快脱颖而出。大一那年，我的成绩除了一门微不足道的选修课，其他功课都是年级第一，并顺利拿到了奖学金。

而这时，那件事带给我的那种挫败感和自卑还是不能平息。

我又开始了对自己外貌的塑造，没完没了地折腾，跑步，减肥药，面膜……

大三那年，当我终于变成了当时自以为是的优雅和美丽，我的信心开始恢复。我带着一种忐忑的而又骄傲的心情再次费尽周折地联系上他，想告诉他，曾经有一个多么优秀的女子那么深深地喜欢过他，却被他无视。可此时才发现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

因为他根本不记得我是谁。

那个下午，我在电话里哭了。时隔6年，我第一次在他面前完完全全地诉说了那些年里对他的思念、痛，以及那些年为了让自己觉得能够配得上他所做的努力。

那时，是有一些骄傲的，觉得终于在他面前找回自尊，找回面子。然而现在看来，其实所有的一切，都是青春里自己和自己的一场战斗。事情远没有我想象的严重。所有的恐惧，都来源于一个属于少女的脆弱的自尊被伤害后本能的惶恐和茫然，甚至带着些许毫无理智的愤怒。那些愤怒，在以后的日子里，像一股心劲，让我拼命努力想要营救自己因为他而失去的自尊。

摘自《爱人》

母爱的厚度

佚 名

婚后第三天，我携老公回娘家看望父母。这在我们当地叫“新媳妇三天回门”。

到了家，父母已为我们备好了一桌丰盛的酒菜。席间，父亲依旧少言寡语，脸上却绽放着笑容。母亲话多，一会儿问我在婆家住着习不习惯，一会儿又提醒我要多孝敬公婆、多体贴丈夫。其实，母亲的这些话在婚前我就听得很多了，此时我只是不住地以点头来回应。

在娘家小住一夜，第二天就要返回。临走时，母亲从衣柜中掏出一个规规整整的小布包递给我。我知道那是什么，于是冲母亲连连摇头。

老公好奇地问，里面是什么？我说还能是什么，鞋垫呗！随后我对母亲说：“妈，我不要，街上哪里都有卖的，你何苦费这劲儿做呢？”母亲听了我的话，面部表情一下子凝固了，捧着包的手也停在了半空。

一向和顺的父亲突然生气了，冲我大声说：“小华，你过来！”我随着父亲进了卧室，父亲走到床前，将床板掀起，然后从里面掏出一包包用报纸和袋子包着的东西，这些东西摞起来，足有一人多高。

“爸，这都是什么？”

“孩子，这可都是你妈在这二十多年给你做过的棉衣、棉裤、手套、鞋垫等，还有一些是最近才做出来的，准备给我们未来的小外孙用的被褥、棉衣、棉裤。你妈现在的眼神儿不太好，可她偏要给你张罗这些。你从小不愿意学手工活儿，她怕你到时候什么也不会……”

事实上，我从十二三岁起就不再用母亲扎的鞋垫，因为我嫌它不够好看；到了十六七岁又不再穿母亲做的棉衣棉裤，因为我嫌它不够美观。母亲每年都坚持为我扎新鞋垫，可她每次塞给我，我都没要。

“唉，你妈就是操心的命，管完你这辈儿，还得管你孩子的那辈儿！”父亲摇头叹道。

我脸红红的，说：“爸，您别说了，女儿知道错了。我这就去把妈给的鞋垫要回来。”

当我接过母亲手中包鞋垫的布包捧在胸前时，父亲笑了，母亲也笑了……

一回到家，我就把鞋里的鞋垫换成了母亲为我亲手扎制的鞋垫。晚上躺在床上，我辗转难眠，思绪也回到了童年。画面是在冬天，我穿着母亲为我缝制的一身厚厚的冬装，同小伙伴们奔跑在北方零下三十几度的冰天雪地里。当时的我，根本不会去想“这个冬天不太冷”的原因。可是在今天，我终于深深体会到，温暖我全身的无疑是那一层层来自母爱的“厚度”。

都说“父母疼子长流水”，现在的父母，可不都是像我的母亲一样吗？疼了我们这一代，又疼我们的下一代。对如此深厚的母爱，我们做子女的，真不知道何以为报。

摘自《百姓生活》